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
林超民 主编

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

熊锡元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

熊锡元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滇新登字 07 号

责任编辑:龙宝珍

封面设计:喻 雪

责任校对:何传玉

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

熊锡元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4 字数:161 千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ISBN 7-81025-485-5/K · 94

定价:9.00 元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大地的锦绣河山，创造了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这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里，每个民族都有光荣的历史，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相对独特的心理意识和心理素质等。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凝聚为一个整体，共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今天，我国 56 个兄弟民族，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统一、繁荣、昌盛、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研究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各民族的经济与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研究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素质等等，不仅是民族学发展的需要，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的需要，同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认识各民族的特点，制订正确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维护祖国统一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云南为民族研究提供了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云南的民族研究不仅对民族学理论有实证性的贡献，而且将为云南以致

全国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科学依据。

云南大学自建立之日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与教学。30年代,方国瑜教授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十一种。50年代,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参与了规模巨大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珍贵的资料,近一二十年间已陆续编印出版。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大学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在多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两汉民族关系史》、《彝族史稿》、《傣族史》、《民族理论基础》、《民族特征论集》等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中国民族史、民族学、民族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成绩显著的领域。但是,与我国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相比,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相比,我们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坚持不懈、持续不断地努力。为把民族研究推向前进,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民族研究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

《民族研究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扣紧时代脉搏,高层次、高质量地展现时代精神;保持学科特点,执着地推动本学科的发展。本丛书不汲汲于眼前的功利,而孜孜追求长远的学术价值,即科学的创新的一家之言。我们不热衷于“出世”,只希望每一本书都能“传世”。

林超民

1994年12月

作者自述

1918年生，江西省安义县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顾问。解放前先后在复旦大学、云南大学攻读政治学，毕业后留云大政治系任教。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进修三年。1960年转入云大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工作，半路出家，从事民族理论教学与研究。不数年，又因“文革”动乱而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继续。迨至80年代后期，作者即以古稀之年，步入了退休者的行列。但在整个80年代，耕耘未敢稍有懈怠，收获算个小康，聊以自慰。

作者在专业学术活动方面，既不甘寂寞又自甘寂寞，一位友人对此曾以“执著与淡泊”相激励。不甘寂寞，是指对一些学术问题有话就要说，有看法和见解就要发表，有文章就要写。至于自甘寂寞，其含意是不赶时髦和浪潮，走自己的路，为文力戒人云亦云，力求言之有物，写出自己

的风格。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则常以“卧薪尝胆”自勉；刻苦、发奋、搏击、自强不息均寓于其中。为此颇能勤于思考，且常于学校庭园散步中进行，深信勤思可以健脑，散步能出智慧。作者视野与思路亦较开阔，对当今社会科学一些热门话题也有浓厚兴趣；1992年曾提出“科技与教育不应归类为第三产业”的观点，著文发表于《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对自己写的东西，往往有一丝珍惜之情。这倒不是坏事，其中包含了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因素。作者这本小书，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一部分文章，这既是特定时期耕耘与收获的一个记录，同时也希望能为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添上一砖一瓦，聊尽绵薄。作者出版本书的初衷，也正在于此！

熊锡元

目 录

前 言

作者自述

民族心理

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2
试论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20
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34
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	49
试论美利坚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62
与刘克甫书谈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	77
为《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一书所作序言	96
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	101

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初析	112
----------------	-----

社会主义与民族意识·····	117
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	123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	132

其 他

风俗习惯应否列为民族构成要素·····	138
民族同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146
“民族素质”原论·····	153
略论民族文化的全民性与整体性·····	166
试论制约民族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178
民族论坛耕耘琐记·····	191

后 记

民族心理

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一种比较抽象、复杂但是又很实在的精神现象。民族理论工作者，一般都认为对这个特征理解得还不深刻、不全面，研究起来困难是较多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只有寥寥几行字。国内国外讨论民族形成问题涉及到这一特征时，也多半比较简略。迄今为止，专文和论著也为数不多。可以说，这个问题在民族理论研究领域中，还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亟需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学研究工作共同努力，进行探讨。



什么叫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问题理论中一个专门术语，应当如何表述？

从词义看，心理素质就是指本来的或固有的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列宁用过“心理特点”的说法。^①恩格斯在论述爱尔兰问题时，使用过“民族性格”这个术语。^②斯大林在表述这个特征时，或说“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或说“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同时也使用“民族性格”这一术语。他把共同心理素质、或叫民族性格，看成为一种精神形态是

① 《崩得在党内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七卷，第78页。

②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1页。

很清楚的，并且认为共同心理素质会“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①但除此以外，斯大林对这一特征再也没有作更多的阐述。

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这一重要特征，在文字翻译和使用时，经常出现的有“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心理状态”、“民族性格”这样三种字面不同的说法，但指的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尽管三者意思类似，在我们具体使用时，却往往在不同场合会有选择性，觉得使用某一个更加合适、贴切。例如涉及某一民族的人们的内心活动时，用“共同心理素质”或“心理状态”较好；说到某一民族表露于外的行为特点时，使用“民族性格”较好。在苏联学术界，有的民族学研究者认为，把“共同心理素质”称作“民族性格”更为确切。^②此外，在我国，旧时还有“民族性”的说法，指的也是民族性格、精神与心理状态。现在在我国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理论的文章中，有的还把“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理解为心理状态或心理素质。

饶有兴趣的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国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就曾在他的论史著作中涉及民族心理学和民族意识问题。他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面我。”并解释说，凡在遇到其他民族时立刻有“我中国人”这一观念浮现于脑际的，肯定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梁启超还指出，“民族意识”的产生与确立，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互营共同生活”，“协力分业”，有共同语言文字、信仰、学艺、兴趣爱好，在心理上沟通，自成一个特异的“文化枢系”的结果。这样，在同其他文化体系的人接触时，就

^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

^② 查爱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现实问题》，《民族译丛》1979年第一期。

“对他而自觉为我。”^① 梁启超认为民族意识的确立是构成民族的唯一要素，这虽然有失于偏颇；但是，他对形成民族意识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论述以及对民族心理问题的创见，却是独树一帜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曾给共同心理素质下过界说，认为它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并说，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还举我国仡佬族、苗族等民族为例，指出他们“感觉是同一民族的自己人”、“自觉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十分显著。”^② 费孝通在这里所说的“感觉”、“自觉”，同苏联有的民族学者所说的“民族自觉意识”、“民族属性觉悟”，也可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意思。

我国有的研究者认为，民族心理对于一个民族与属于它的成员的关系来说，具有“内聚性”、“向心性”、“自识性”等三个特点。^③ 这也是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涵义的一种理解。

苏联学者对民族心理素质的涵义或概念也有论述。

有的认为，“民族的心理素质，是每个民族的特殊生活条件在该民族意识中的反映；这就是各该民族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印象和观念。”^④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后半部分则不免失之于空泛。有的认为，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性格、民族的自我意识、

①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版，第44—45页。

② 《关于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

③ 刘伯鉴：《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学科学体系的探讨》，《民族研究》1981年第三期。

④ 阿·叶果罗夫：《论艺术的民族特点》，《民族问题译丛》1956年第五期。

习惯、趣味、和民族情感相联系的传统、文化与自豪感等等，而所谓民族的自我意识，就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民族共同体的意识。”^①

民族意识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表现，但是它远远不能概括共同心理素质的全部内容，心理素质的内容及表现方面，要比民族意识广泛得多。下面先来谈谈笔者对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特征的理解，包括它的涵义和属性。只有把概念弄清楚了，才能对这一特征作进一步的论述。

每一个民族，都有表现于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它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共同心理素质尽管比较抽象，但决不是不可捉摸。一个民族，通过它的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建筑风格与手工艺等）、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审美观和民族意识与自豪感，这就构成该民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这一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区别于其他民族。斯大林曾以英吉利人、北美利坚人、爱尔兰人为例，指出他们虽然语言相同，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形成了各自特殊的共同心理素质。^②

共同心理素质有自己的特定的属性，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略加探讨。

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

① 库兹明·谢苗诺夫主编《社会心理学》，杭州大学心理系译本，1983年版，第210—211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291页。

作用于民族精神面貌的表现与结果。

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无疑是一个长过程，但在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经济生活形成的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也同时随之产生和逐步形成；这就是说，作为民族所共有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等等，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开始形成成为民族时也就自然萌芽成长。共同语言是共同心理素质的表现形式，又是构成后者的重要材料。共同地域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气候差别，对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形成会给予或多或少的的影响，赋予某些特征。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共同经济生活在民族心理素质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资本主义方式的经济生活，对一个民族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和情操等等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同本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又都有密切关系。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上述所有因素综合作用于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的表现与结果。

共同心理素质不是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把这个范畴和文化等同起来。

共同心理素质和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给民族下定义时，其提法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在同书中另外两处，以及《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书关于民族的定义中，则都是用“表现于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①显然，在“文化”后面加上“特点”二字，无疑是更加确切、更加科学的，这样就不致把共同心理素质和文化等同起来。文化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属于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都不免打

①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第十一卷，第286页。

上阶级烙印；而共同心理素质则为全民族所共有，表现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是一个群众性、全民性的现象。一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在思想意识上有很大区别，这并不排斥共同心理素质的全民性。

共同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有密切联系，风俗习惯可以表现共同心理素质，但是不应把二者等同起来。

前面说过，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是通过语言、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等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我们不能把这些现象、事物、活动本身就看作心理素质或心理状态。有的文章在谈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时，把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特点、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同起来，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例如风俗习惯，既对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又曲折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但风俗习惯本身毕竟不等于共同心理素质。否则，为什么不直接提风俗习惯而要用心理素质这个词？我们说，泼水节是傣族的一种风俗习惯，孔雀舞是傣族的一种艺术形式，都能反映傣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即对邪恶的仇视与鄙弃，对善良、美好、吉祥与和平的爱好和憧憬等等，但不能说泼水节、孔雀舞就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又如，壮族有“以歌代言”的习尚，“歌圩”是壮族的一种风俗习惯，壮族把善于唱歌视作聪明才智的表现，甚至是衡量社会道德的一个标准，这都是心理状态的反映。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歌圩”就是壮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就范围和内容来看，共同心理素质要比风俗习惯广得多、深得多；就表现形式来看，两者也是不同的，风俗习惯具有物质条件和明显的活动方式，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社会现象；共同心理素质则不直接依赖物质条件，并且只表现于精神状态与特点上面，不存在什么看得见的活动形式。

共同心理素质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但是也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一方面，共同心理素质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不会轻易消失和磨灭。这一点，后文还要再作一些论述。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既然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例如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之后。不过，由于共同心理素质具有全民性、稳定性、连续性和持久性这些特点，其变化又是渐进的、缓慢的、细微的，在短暂时间内是不容易察觉的。

以上四个方面，也就是共同心理素质的质的规定性。

二

弄清共同心理素质的涵义和属性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它作一些具体的研究。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并非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下面以中外一些民族为例，试作分析，借以加深理解，有利于探讨。

在苏联学术界，有的人认为，民族心理素质可以表现为气质、行为特点、劳动习惯等等的不同，并且举德国人“仔细认真”，英国人的“求实精神”，以及马克思所提到过的俄国人的“沉着热情”为例来说明。^①马克思还说过，英国人有着“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如果我们对上述说法作一个注释，是否可以这样看：“德国人的仔细认真，是造就德意志这个民族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个因素？英国人的严肃和求实精神，既反映了英吉利民族的稳重、踏实，也反映了它的保守；它讲求实效

^① 《论民族概念》，《民族译丛》1976年第一期